



国防科技大学校门

“妈！我要像爸爸一样做一名军人！”脆生生的童言，出自那个才够灶台高的儿子的喉咙里。小时候的儿子就有一个军人梦。父亲那沉稳的脚步声、钥匙开锁的“咔嚓”声，便是最动人的集结号。下一刻，小身影便化作一枚欢快的炮弹，“嗖”地扑向门边，伴着一声拖长尾音的“爸爸——”父亲弯腰大笑，带着一身风尘与隐约的汗味，那双布满薄茧的大手稳稳将他高高擎起。“好小子！有志向！是咱老刘家的男儿！将来准比老爸强！”那一刻，父亲的臂膀是堡垒，也是梦想的眺望塔。

客厅南墙，一个简朴的棕色相框如同精神堡垒。照片中，年轻时的父亲身着绿军装，目光如鹰，身姿挺拔。小小的儿子，常常搬来专属小板凳，端坐下方，仰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听父亲将戎装里的岁月娓娓道来。

父亲粗糙的手指轻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说：“塞北草原，‘喂蚊子’的日子，我们这些新兵背囊沉得要命，几十公里下来，骨头都要散架。最惬意的是傍晚扎营，一抬头，看到了满天星斗，又大又亮，仿佛伸手就能捞一把！”孩子的心随着父亲的讲述飞向了辽阔的天地。

父亲的指尖移到一张持枪瞄准照，眼神陡然锐利：“趴在冰地上，人快冻僵了，可心里的火得烧着！三点一线，屏气……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和那个十环。”“砰——”父亲模仿着扳机扣动，拳头一挥，“报靶器‘当当当’响起那痛快劲儿！比啥都带劲！”儿子的呼吸也随之紧一紧。

最后，手指落在浊浪滔天的堤坝照片上，父亲的声音低沉如磐石：“那大水……水涨得跟催命符似的！扛着沙袋，肩膀磨破，脚泡烂在泥水里！身后是千万人的家啊！我跟战友背靠背顶着浪，脑子里的念头只有一个：‘人在，堤在！’”肃穆漫上孩子的脸庞，胸膛轻轻起伏。这个故事，如同滚烫的种子，被父亲的手深深播撒，埋进孩子纯净的心田，在时光滋养下，悄然催生出一株名为“强军”的嫩芽，执着向上。

一个普通的暑假，社区贴出一张小小的“青少年军事体验营”公告，却像在他心底投入一枚火种。报上名的那个夜晚，小小的床铺成了他翻烙的“饼锅”，月光的窥探都按捺不住他的雀跃。天刚露白，他已化身为急切的小旋风，砰砰拍打着房门：“妈！快快快，赶不上了！”

社区的小操场上，临时教官一声“立正！”让几个孩子瞬间绷紧了神经。烈日灼灼，他挺直尚且单薄的脊背，汗水浸透衣衫在后背画下深色地图，小脸紧绷咬着唇，眼睛盯着前方，写满稚嫩却坚毅的“坚持”。

模拟射击环节。小手紧紧抓住冰冷的仿真枪，指节微微发白。他屏息凝神，锐利的目光仿佛焊死在红色靶心。周遭纷扰尽数消弭，世界只余靶纸与他。“嗖！”机簧轻响。电子报靶音清晰地报出：“10环！”一刹那的愣怔后，爆发出响彻操场的欢呼。

初中三年，儿子书桌一角永远堆叠着新出的军事杂志。一张不甚理想的中考模拟卷，让他心生忧虑：“儿子，学习会不会太累了？”他沉默片刻，抬眼时目光已坚定如磐石：“妈，我会努力的，不会轻言放弃。”自此，晨光里有他诵读的身影，沉沉星夜下，书桌上除了摊开的练习册，总会静卧着一本兵书。那自律与倔强，交织着心疼与骄傲，刻进他的日常。

高中三年，国防科大如遥远的灯塔，照亮一条布满荆棘的征途。他选择了最难的路：晨曦微露，家属院操场上便踏响他孤独奔跑的足音；灯火阑珊，书桌前是他与浩瀚题海的角力。体能训练中一次扭伤，脚踝红肿如馒头。我满眼心疼：“请休息吧？”他却咬牙摇头：“课重要，我能行。”看着他背着沉重的书包，一瘸一拐消失在楼道口，那背影里无声的韧劲，胜过千言万语。

去年盛夏的燥热，被一封特殊的邮件点燃——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几乎是屏着呼吸接过，紧紧捂在胸口，像守护稀世珍宝。脸颊深深埋进通知书的那一刻，肩膀无声地颤抖。再抬头，眼眶通红，泪光闪烁，承载着无法言说的激动与沉甸甸的责任。父亲那只厚实的大手重重地、温暖地落在他肩上，声音微颤嘶哑：“儿子，好样儿的！爸真为你骄傲！”两代军人心头滚烫的血脉与信仰，在相触的掌心与交汇的目光中，完成了最炽热庄严的传承与交接。

几行千里母担忧，儿子在学校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视频聊天。一次通话，儿子兴奋地说：“妈！我们赢了！军事竞赛团体第一！”短暂的雀跃后，他的声音沉淀下来：“负重奔袭那会儿，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肺也要炸开！全靠兄弟几个互相嘶吼撑着，冲过终点的刹那……”他顿了顿，一种崭新的厚重感弥漫开来：“肩膀上的分量？那是使命！也终于懂了，什么叫‘战友’！”听着电话那端喷薄的豪情与沉甸甸的担当，欣慰如暖流涌遍全身——我的孩子，正奋力褪去青涩的皮囊。

思念如藤蔓悄然爬上心墙。在遥远的湘江之畔、岳麓山下那片熔铸着忠诚、智慧与希望的热土上，儿子正以青春的热血浇灌誓言，以不屈的筋骨锤炼锋芒，笃定地沿着父辈的足迹，步履铿锵。

我会依然守着这份弥漫着熟悉烟火气的港湾，静候那只向往长空的雏鹰，历经千锤百炼，归来时成为真正的栋梁。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的家乡欢迎你

郭克锋

我，一个打小在这汾河边上生、汾河边上长，如今已60岁出头的老太原，此刻正坐在自家楼下花坛边的石墩子上，摇着蒲扇，目光掠过眼前车水马龙的道路，落在马路对面那家酒店门口。

酒店门庭似乎总比别处热闹些。这不，又一辆出租车“嘎吱”停下，钻出两名背着大包小包的年轻人，发型时髦得打眼，其中一名头发根还漂染了一缕亮紫色，正从后备箱里拖出拉杆箱。箱子上贴着各色卡通贴纸和花花绿绿的行李牌。我知道，他们准又是奔着今晚那场演唱会来的。从去年开始，这样的场景就像按下了一个循环播放键，隔三岔五就在眼前上演。

我那30岁的闺女小玲，隔三差五地招呼她那些天南海北的朋友，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成都的来太原看各种演唱会……一个个被她一个招呼就“拐”到了太原。“爸，老宋他们周末来看演出！”“爸，非菲下周到！”闺女电话里的声音总透着兴奋劲儿。她就成了义务的“地接导游”——演唱会看完还不够，总得带着朋友把太原城好好转一转。

为啥外地的朋友这么乐意来？起初我也纳闷。咱太原，向来低调，似乎总在黄土高原上沉默着。可看着闺女的朋友们一拨拨来，又一拨拨带着满足感离开，我心里慢慢敞亮了：太原不大，不像北上广那样一眼望不到头，正因为这“不大”，反倒处处透着股亲近和便利。闺女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爸，咱太原交通方便着呢！火车站、飞机场来的朋友，市区随便找个酒店一住，晚上看演出，省心得很！政府安排有演唱会免费接驳车！看完演唱会，想吃啥，想去哪逛逛，全城溜达都不嫌远。”这话，我听着在理儿。看着那些外地来的年轻人，满脸新奇地谈论着要去哪里溜达，那份因为便利而舒展的神情，藏都藏不住。慢慢地，我这个老太原，开始品出一种滋味：我的城市，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以一种我未曾预料到的活力和方式。

夏日夕阳美

郝妙海



映得通红——先是靠近云团的地方泛起胭脂般的粉紫，渐往远处晕成石榴红，最边缘处竟洩出淡淡的橘黄，像谁在天际铺开了一幅巨大的新变绸缎。云朵的边缘因夕阳的装扮，更像被巧手匠人镶上了一条流动的金边，那光芒不是刺眼的亮，而是温润的、带着暖意的，原本不起眼的黑云也因此显得灵气十足，十分招人喜欢。

我伫立在楼道尽头，没急于离开，手机拍照功能一直开着，眼睛却盯着那片云。我知道，云后的太阳正慢慢下坠，会变幻出新的风景。果然，约3分钟后，云朵中间的圆孔突然透出一抹耀眼的亮光——像熔化的金子突然从岩缝中涌出来，又像舞台追光猛地打在天幕上。是下坠的太阳路过圆孔，偷偷向外张望了一下。那道光转瞬即逝，却在黑云上烙下一瞬的亮斑，仿佛天空眨了下金眼睛。它大概没料到，稍远处的楼道里，正有人和它对视。

又等了几分钟，太阳终于从云朵下缘慢慢探出



石家花园

初夏清晨，从烦琐驾车启程，不到两个时辰，进入阳泉郊区。我们跟随阳泉文友南行十几分钟后，来到了义井镇小河村，抵达石家花园景区。

我是怀着急切的心情来一睹石家花园风采的，我对三晋文化古拙情有独钟，这里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石氏是本地名门望族。再者，石家花园是石评梅的祖宅，石家花园依山而建，地处东太行山脉，兼有北国山庄之厚重和江南花园之怡丽特色，石评梅女士青少年时代常在此读书和游玩，猎奇心态使然。

广场不大，游客无几。旁边石砌围壁上“梅香如故”四个暗红色大字格外醒目，我们漫步走上花园台阶，高处迎面矗立着石评梅白色雕塑，足有两米多高，底部丹书“石评梅 1902—1928”。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风采飘逸，剪发垂肩，圆形镜片后那双眼眸炯炯有神，凝视着远方。评梅女士身姿窈窕，裙摆飘动，左手执卷，右手搭胸肩挎背包，仿若匆匆赶往北京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如此生动造型，把我一下子拉回到柯兴先生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中，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女形象活灵活现，陶然风华，冰雪之恋，革命先驱高君宇与风流才女石评梅相知相恋的感人画面霎时幻化而出，令人遐想无限。

我们边爬坡边听女解说员介绍。石条砌成的坡道，给人敦实厚重之感。

穿过一个砖石结构的圆门洞，门顶匾额上雕有“福箕衍畴”四个大字，花园景观渐次呈现。石家花园始建

晋阳牺汤

张春根

南风吹麦黄，开镰喝牺汤。
牺汤为何物？祀神八蜡羊。
暑至汗如雨，牺汤漫晋阳。
民盼年丰稔，亦期体安康。
伏天畅快喝，美味润肝肠。
老叟说故事，稚童口涎尝。
尚武太原甲，胡汉胤古唐。
风物历久远，并州独一方。

“你快尝尝我这蘸串！真好！这料汁咋调的？太入味了！比啥火锅串串都带劲！”同桌的另一名短发姑娘，正把一根蘸满料汁的串串递过去，眼神里全是分享的急切。

这些直白的、带着惊讶和欣喜的赞叹声，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夜市上空碰撞着。听着听着，我的嘴角忍不住就往上翘。这些外地娃娃们，凭着几根串串、一碗碗汤、一口羊杂割，就咂摸出了太原味道的几分真谛，那份纯粹的欣赏和满足，是最真实的褒奖。

更让我心头一热的，是那句常在不经意间滑入耳朵的评价：

“值了值了！看完那么嗨的演唱会，还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小吃，太原真挺不错的！”

“没错，这城市感觉挺亲切，没想象中那么硬萌，吃的住的都挺方便，挺值得来。”

“值得来”这三个字，像是一颗颗小小的鹅卵石，投入了我这老太原人平静多年的心湖里，漾开了一圈圈温暖而自豪的涟漪。原来，我所熟悉的、生活的，甚至以为有些平凡单调的这座城，在游人的眼里，竟藏着这样动人的闪光点，一种别样的魅力在悄然散发。

是呀！太原，就在这里。这里，有巍峨，有深邃，更有热腾腾的生活和扑面的烟火。我的家乡，她正以千年古城的沉稳包容，以方便宜居的烟火气度，敞开着温暖的怀抱。

远方的客人呐，太原，欢迎你们来！

头，先是露出一道弯弯的金边，像被谁咬了一口的金饼，随即一点点舒展，露出整个脸庞。立时霞光四射，金红色的光线像无数支箭，穿透楼道的窗户，在地面织出晃动的光斑。整个楼道都洒满金色，连楼道里的几盆绿萝都像镀了层金箔，叶片上的绒毛都看得分明，盆底的瓷砖缝里都透着亮。已过大暑，刚入伏，正是太阳最毒的季节，即便即将落山的夕阳，依旧炽热无比。那刺目的金光里裹着暖烘烘的热气，扑在脸上像被薄火燎了一下，让我无法直视，只得无奈闭眼。可眼皮上仍跳动着一片红，像有无数小火星在蹦。钻出云朵后，它没有停留，像个调皮的孩子做完鬼脸便跑，瞬间便落入西山背后，只留下透亮的云朵被染成深浅不一的绯红，漫天红霞像被打翻的胭脂盒，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暖香。

我拍下最后一张余晖的照片，对着看不见的夕阳道了声再见，返回屋内。看墙上的表，指针指着7时25分。（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探访石家花园

曹文进

于清雍正年间，主宅建筑一万余平方米，距今已有270年历史，保存较为完好，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河村也因此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为4A级小河古村评梅景区的核心景点。

石氏宅具有鲜明的北方民居建筑特色，呈阶梯式布局，由21个三合院、四合院组成，有窑洞65间、起脊房112间，灰瓦覆顶，古朴大气，院中保存砖雕、木雕、石雕800余件，内建的小花园，独具江南水乡风味。

我们首先进入“石室”，据说这个200多年的石屋，是古代宗庙藏神主与图书档案之所，有“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之谓，可见石氏先祖作为本地名门望族家业之大。由此可通往书房、绣楼和祭主堂。石氏先祖曾经显赫一时，据说生意做到京城。石评梅并没有在此出生，她长在平定出生到在北平病逝，仅仅度过26个春秋，她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似乎与20世纪初家道新衰的石氏家族无多大瓜葛，但深受家族基因影响，以及父亲石铭对她的早期教育和培养，为她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从石室沿着台阶走上石顶北门，便是一个通往石家花园的弧形小桥，白石雕造，扶手柱顶端坐的十二生肖雕刻惟妙惟肖，堪为精品。小桥旁边是关帝庙，转过去便是小花园。

花园里有一个百年洗砚池，石壁上雕刻着“洗砚池”，三个红色隶体字古雅大气，据说洗砚池已有200多年历史。风景依旧，墨池尚存，可叹人事全非，隐约中阵阵清风吹来，仿佛淡淡的书香飘来，不禁对石氏子弟勤读好学之风肃然起敬。我觉得欣赏古建并非

本意，解读书香门第文化熏染和家风教育密码，才是游览之旨。花园不大，小桥流水、假山鱼池、凉亭游廊，自是逍遥。石评梅年轻时常回花园读书练字，漫步遐思。

入口处门楣上所镌石刻“别有人”三字意味深长，启迪着石家子弟勤勉读书，修身养性，报效家国。走过假山过道，已到花园最高处，石家花园建筑群尽收眼底，灰瓦覆连，合院依山，绿树点缀。转了一圈，各个小院轮流观瞻，解说员滔滔不绝的感情吸引着我们的视线，每个四合院门楣、挂落、雀替、门柱石、柱础石、影壁、窗棂、隔扇及前檐饰品雕刻精巧，随处可见的木、石雕塑，突显明清北方民居建筑装饰特色，是研究清代古建的极好素材。构图设计古朴，装饰雕技别具匠心，既反映了院主人对家族兴旺和子侄成才的热切期盼，也彰显出三晋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门楣上的古老檐槽，门壁上寓意富贵吉祥的浮雕图案，在无声中诉说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赞叹之余，顿生唏嘘叹惋之情。

即将走出石家花园，一个小院门虚掩着，两个门楣上分别标有“文魁”“大夫第”等字样，这“含清堂”原为石家九世石宽之子家智居住地，院内有祭祖堂、居室，尽显举人官邸风采，现已辟为石评梅纪念馆。石评梅作为思想进步、文笔一流的新潮女性，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席之地，她与高君宇的爱情佳话流传百年。去世后，她与高君宇合葬陶然亭，二人“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死后得以并葬荒丘”。高君宇与石评梅，成为几代青年学习和崇拜的偶像，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为时代青年树立高尚的爱情观提供了教益。

岁月淹没了风华，但花园里流水如歌，梅香如故！（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